

莫斯科绅士

Amor Towles

A Gentleman in Moscow

[美] 埃默·托尔斯 (Amor Towles) 著 马韧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BOOKY

博集天卷

A
Gentleman
in
Moscow

莫斯科绅士



[美] 埃默·托尔斯 (Amor Towles)

马韧

译 著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YANJIU PUBLISHING HOUSE



湖南天卷
CS 8007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斯科绅士 / (美) 埃默·托尔斯 (Amor Towles) 著 ; 马韧译 .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8.6

书名原文 : A Gentleman in Moscow

ISBN 978-7-5404-8552-8

I. ①莫… II. ①埃…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4491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7-072

A GENTLEMAN IN MOSCOW by Amor Towles

Copyright © 2016 by Amor Towl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经典

MOSIKE SHENSHI

莫斯科绅士

作者: [美] 埃默·托尔斯

译者: 马韧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吴文娟

策划编辑: 王巨咄

特约编辑: 叶淑君

版权支持: 辛艳

营销编辑: 李天语 徐燧

封面设计: 利锐

版式设计: 崔晓晋

封面图片: 视觉中国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 409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552-8

定 价: 7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我仍记得

当它

像是徒步而来的行者

在我们之中停驻

一首旋律

奏出美洲狮似的音符

而现在，我们希求着什么？

这答案

如我此前所给

是沉默

是目不转睛地削梨

将晚安

和我的鞠躬一并送上

穿过露台

进入那柔光中

另一个温和的春天

但我知道：

它已不在圣彼得广场的秋叶下闲步

在学园的垃圾堆中

在你精致的中式蓝色宝塔里

它无处可寻

它已经离开了

渥伦斯基¹的马鞍袋

莎翁的十四行诗，第三十首，第一节

赌场轮盘里

永远红色的二十七号

《它现在在哪儿？》一至十九行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

一九一三年

1 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男主角。

1922年6月21日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在

内务人民委员部紧急委员会的出庭记录

审判长：V. A. 伊格纳托夫同志，M. S. 扎可夫斯基同志，A. N. 科萨列夫同志

检察官：A. Y. 维辛斯基

检察官维辛斯基：说出你的姓名。

罗斯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维辛斯基：这些头衔你可以留着。对别人而言它们毫无用处。但为了准确起见，你是不是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是的。

维辛斯基：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必须说一句，我还从没看见过有哪件夹克镶有这么多的纽扣呢。

罗斯托夫：谢谢。

维辛斯基：我可没有恭维的意思。

罗斯托夫：那么，我要求和你对决。

[笑声]

秘书伊格纳托夫：肃静。

维辛斯基：你目前的住址？

罗斯托夫：莫斯科大都会酒店 317 号套房。

维辛斯基：你在那儿住多久了？

罗斯托夫：从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起我就一直住在那儿。快四年了。

维辛斯基：你的职业？

罗斯托夫：绅士是不从事职业的。

维辛斯基：那好。你平时都怎么打发时间？

罗斯托夫：用餐，交谈，阅读，思考。常见的消遣。

维辛斯基：你写诗？

罗斯托夫：我的鹅毛笔和剑一样锋利，这大家都知道。

维辛斯基：[举起一本小册子]这首创作于一九一三年的长诗《它现在在哪儿？》是你写的吗？

罗斯托夫：人们的确把它归到我的名下。

维辛斯基：你为什么还要写这首诗？

罗斯托夫：是它自己在要求有人把它写出来。我只不过是在那个特定的早上恰好坐在写字桌前而已。

维辛斯基：确切地说，那是在什么地方？

罗斯托夫：艾德豪尔山庄的南客厅。

维辛斯基：艾德豪尔山庄？

罗斯托夫：罗斯托夫家族在下诺夫哥罗德的一座庄园。

维辛斯基：啊，对。当然。答得真快。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回你的诗作吧。鉴于这首诗创作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极其消沉的那

些年月，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在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你同意这种分析吗？

罗斯托夫：每一首诗都是对人们的号召。

维辛斯基：[一边核对记录] 你在接下来那年的春天离开俄国去了巴黎？

罗斯托夫：我记得当时苹果树好像正在开花。所以，是的，十有八九是在春天。

维辛斯基：确切地说，是在五月十六日。好吧，我们了解你“自我放逐”的原因；对你迫于形势远走高飞甚至抱有同情。可我们更关心的是你一九一八年的回归。我们想知道，你回来是不是抱有武装起义的打算，如果有，你是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

罗斯托夫：那个时候，我早没再考虑武装起义了。

维辛斯基：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罗斯托夫：我想念这里的气候。

[笑声]

维辛斯基：罗斯托夫伯爵，你似乎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庄重的场所。而且，对你面前的这些人也没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罗斯托夫：沙皇皇后当年也对我有这样的抱怨。

伊格纳托夫：维辛斯基检察官，如果您允许的话，我……

维辛斯基：请讲，伊格纳托夫秘书。

伊格纳托夫：我毫不怀疑，罗斯托夫伯爵，在场的许多人会因为发现你如此富有魅力而惊讶不已。可我却丝毫不觉得意外。历史告诉我们，个人魅力正是有闲阶层的终极追求。真正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首诗的作者居然会变成一个漫无目的的人。

罗斯托夫：我一直以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的目的。

伊格纳托夫：的确。你这么想再方便不过。

[委员会休会 12 分钟]

伊格纳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在充分考虑了你自已提供的证词之后，我们认为，曾经写下诗歌《它现在在哪儿？》的那颗赤子之心如今已不可挽回地沾染上其所属阶级的腐朽了。而且，对其曾经信奉的理想，业已构成威胁。为此，我们本应该把你从法庭带走，关进监狱。但党内某些高层人士认为，你在革命爆发之前还算得上是一位有志之士，所以，本委员会决定，你被立刻遣返至你最喜爱的那家酒店。但请你记住：倘若再踏出大都会酒店一步，你将被枪毙。下一个案子。

签字人

V. A. 伊格纳托夫

M. S. 扎可夫斯基

A. N. 科萨列夫



Book One

第一卷

一九二二年

大使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他来到红场上，凉爽的天气格外宜人。伯爵边走边像游泳一般双肩往后一收，长长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步履没有丝毫停滞。天空的颜色与圣巴索教堂湛蓝的穹顶一般无二。而那些粉红色、绿色和金色也熠熠生辉，仿佛宗教的唯一目的是为神性而欢呼。正在国营百货公司的橱窗前交谈的布尔什维克的姑娘们也打扮了起来，似乎在庆祝春天的尾声。

“喂，伙计，”伯爵冲站在广场边上的费奥多打了声招呼，“今年的黑莓这么早就上市了？”

小贩吓了一跳，他还没来得及答复，伯爵就已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开了。他打过蜡的胡子像海鸥的翅膀般朝两边支开。穿过复活门¹，他背对亚历山大花园²里的紫丁香，朝剧院广场走去。雄伟的大都会酒店就

1 红场的入口之一，由两道拱门组成。建于1689年索菲娅公主摄政时期，因面向红场的墙上悬挂耶稣复活圣像而被命名。

2 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一个长方形公园。这里是莫斯科人休息游玩最喜欢的场所之一。

坐落在那里。来到酒店门前，伯爵冲值下午班的看门人帕维尔眨了下眼，然后转过身，朝一直尾随在他身后的两名士兵伸出手去。

“先生们，谢谢你们把我安全护送到此。接下来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了。”

两位小伙尽管身材高大，却得扬起头才能越过帽檐看见伯爵的眼睛。和罗斯托夫家族近十代里所有男人一样，伯爵很容易就长到了六英尺三英寸¹。

“继续走。”两人中更凶的那位说道。他把手往枪托上一搭：“我们得亲眼看着你进房间。”

进到大堂，伯爵幅度很大地挥了挥手，跟（前台的）沉着冷静的阿尔卡季和（正为雕像掸灰的）活泼漂亮的瓦伦蒂娜打招呼。虽然以前伯爵用同样的方式跟他们打上百次招呼，今天，二人却都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这是你去参加晚宴，却忘了把裤子穿上，大伙儿见到你时会有的那种反应。

那个钟爱黄色的小女孩正坐在大堂里她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杂志。伯爵从她身边走过，突然在几株棕榈树盆栽前停下脚步，问他的护送者们：

“先生们，电梯还是楼梯？”

两位士兵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伯爵，再看回彼此。显然，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伯爵心想，连上楼这种事都不能当机立断，还能指望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吗？

“楼梯。”他替他们做了决定，然后一步跨两级台阶地往上走去。这个习惯他是在上军校的时候养成的。

1 1英尺约等于0.3米，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来到三楼，伯爵沿着铺有红色地毯的走廊走向他的套房——由相互连通的卧室、浴室、餐厅和豪华客厅组成，客厅的落地窗高达八英尺，刚好俯瞰着剧院广场上的菩提树。然而，此刻在那儿迎候他的却是粗暴之举。被猛然打开的房门前站着保安队长，还有服务员帕夏和彼佳。触及伯爵的目光，两位年轻服务员的神色显得有些尴尬。很显然，有人刚刚命令他们干了一些令他们反感的事。伯爵便问保安队长：

“这是什么意思，队长？”

队长被问得微微一怔，可他毕竟训练有素，处变不惊。

“我是来带你到你的房间去的。”

“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

队长脸上浮出一丝浅浅的笑意，说：“往后恐怕不是了。”

队长让帕夏和彼佳留下，他自己领着伯爵和护送他的两名卫兵来到酒店最里面的一扇毫不起眼的门前。门后藏有一道多用途楼梯。楼梯内光线昏暗。每往上走五步就转一个急弯，如塔楼一般。他们往上爬了三段楼梯，来到一扇通向狭窄走廊的门前，走廊上一字排开的是一个卫生间和六间卧室。卧室形似修道院修士们的居所。这层顶楼最初是为安置大都会酒店宾客随行的管家和女佣所建，后来，带仆从出行的做法不再流行，这些空置的房间便被用于应对一些临时而紧急的需要，比如存放废弃的木料、破损的家具或其他杂物。

那天早些时候，紧邻楼梯口的房间已经被清理出来，只余一张铁床，一张三脚书桌，以及攒了十年的灰尘。靠近门口的角落里有个小壁橱，

它更像个后来才添加的电话亭。顺着屋顶的坡度，天花板自门上的位置开始，逐渐往屋里倾斜。那面开有一扇棋盘大小的老虎窗的外墙的墙根成了唯一能容伯爵挺身站立的地方。

见两名护送的卫兵正从走廊里窃笑着往这边张望，这位好队长解释说，他已经吩咐那两位服务员，让他们帮着挑几件伯爵的新居放置得下的家什搬过来。

“那其余的呢？”

“将成为人民的财产。”

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伯爵心想。

“好吧。”

他几乎是跳着从塔楼下来的，两名士兵在他身后匆忙追赶，他们身上的步枪被墙壁磕得咔嗒直响。下到三楼，他沿着走廊径直走进他的套间。两位服务员抬起头，神情有些伤感。

“没事，伙计们，”伯爵镇定地说，接着比画了起来，“这个，这个，还有那些。所有的书。”

在可以搬往新居的物品当中，伯爵挑了两张高背椅，还有祖母留下的东方格调的咖啡桌和她最喜爱的那套瓷盘。他还选了两盏用黑檀木雕刻而成的大象造型的台灯，以及妹妹海伦娜的一幅画像，那是一九〇八年瓦伦丁·谢罗夫¹在艾德豪尔山庄小住期间绘制的。他也没忘了拿上那口在伦敦爱丝普蕾公司定制的皮箱。他的好朋友米什卡曾为这口箱子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大使”。

1 瓦伦丁·谢罗夫（1865—1911），俄国著名肖像画家。

不知哪位好心人已将伯爵的一只行李箱拿到了卧室里。所以，当服务员开始将上面提到的物件往楼上搬时，伯爵正把衣服和私人物品往行李箱里塞。他发现站在一旁的士兵瞪着落地柜上的两瓶白兰地，便把它们也塞进箱子里。行李箱也被抬上楼之后，他才冲着办公桌指了指。

两位服务员一人抓住桌子的两个角，他们那宝蓝色的制服已在这一番劳作中弄脏了。

“这玩意儿也太重了。”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服务员使劲将桌子往走廊里拖，这时，罗斯托夫那口注定要被留下的大座钟发出八声悲鸣。保安队长早已返回他自己的岗位去了，之前气势汹汹的两名卫兵这会儿也变得有些百无聊赖了。他们倚墙而立，任凭烟灰掉落到镶木地板上，混入倾泻进大客厅的阳光里。夏至时节，莫斯科的阳光尚毫无颓意。

伯爵怅惘地走向房间西北角的那几扇窗户。他曾在这扇窗前消磨过多少时光；多少个清晨，他身披睡袍，手端咖啡，目睹着那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旅客经过一夜火车颠簸后疲惫不堪地走出车站；又有多少个冬夜，他出神地凝望着外面的雪花徐徐飘落，街灯下时不时闪过一个孤独的人影。就在这时，在广场最北端，一位年轻的红军军官正急匆匆地跨上莫斯科大剧院正前方的台阶，他已经错过了今晚前半小时的演出。

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在幕间闯入剧场的嗜好，伯爵不禁哑然失笑。有一次，时间明明仅容他在英语俱乐部喝上一杯就走，他却又一连喝了三杯，才跳进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马车。马车疾驰如飞，穿城而过，他

连跑带跳地冲上剧院那著名的台阶，像刚才那位小伙子一样，闪身进入金色的大门。舞台上，女芭蕾演员正翩翩起舞。伯爵忙不迭地低声道着歉，挪往他位于第二十排的专座。那是少数几个能够一览包厢里女宾们芳姿的福利座位之一。

迟到，伯爵边想边叹了口气，年轻人的通病。

他把脚跟一转，在自己的房间踱起步来。他最喜欢廓大的客厅，还有客厅里悬挂的两盏枝形灯。他也喜欢小餐厅里的漆木镶板和用以固定卧室双开门的精致的黄铜机关。总之，他就像一位头一次见到这个套房的潜在买主，将屋内的装潢细细打量了一遍。进到卧室，伯爵在大理石面的桌案前略微停了停。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他从中挑了把剪刀拿起来。那是他妹妹的心爱之物，整把剪刀被做成一只白鹭的形状，长长的银色刀刃代表鸟喙，金色的小螺丝则是眼睛。这把剪刀是如此小巧，他都没法将大拇指和食指塞进指圈去。

伯爵从套房这头往另外一头望去，仿佛要将所有留下来的东西最后再盘点一番。这些四年前跟他一起进驻这个套房的私人物品、家具和艺术品当年已经历过一轮精挑细选。当初伯爵一获知沙皇已被处决的消息，便动身从巴黎回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横穿了六个国家，绕开了隶属五个国家的八个营的军队，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那天抵达艾德豪尔山庄。当时，除了背包，他一无所有。据他的观察，当时整个农村已处在动荡的边缘，他们家也濒临险境，然而，他的祖母，也就是老伯爵夫人，依然从容不迫。

“萨沙，”她坐在椅子上没起身，“你来了，太好了。你一定饿了